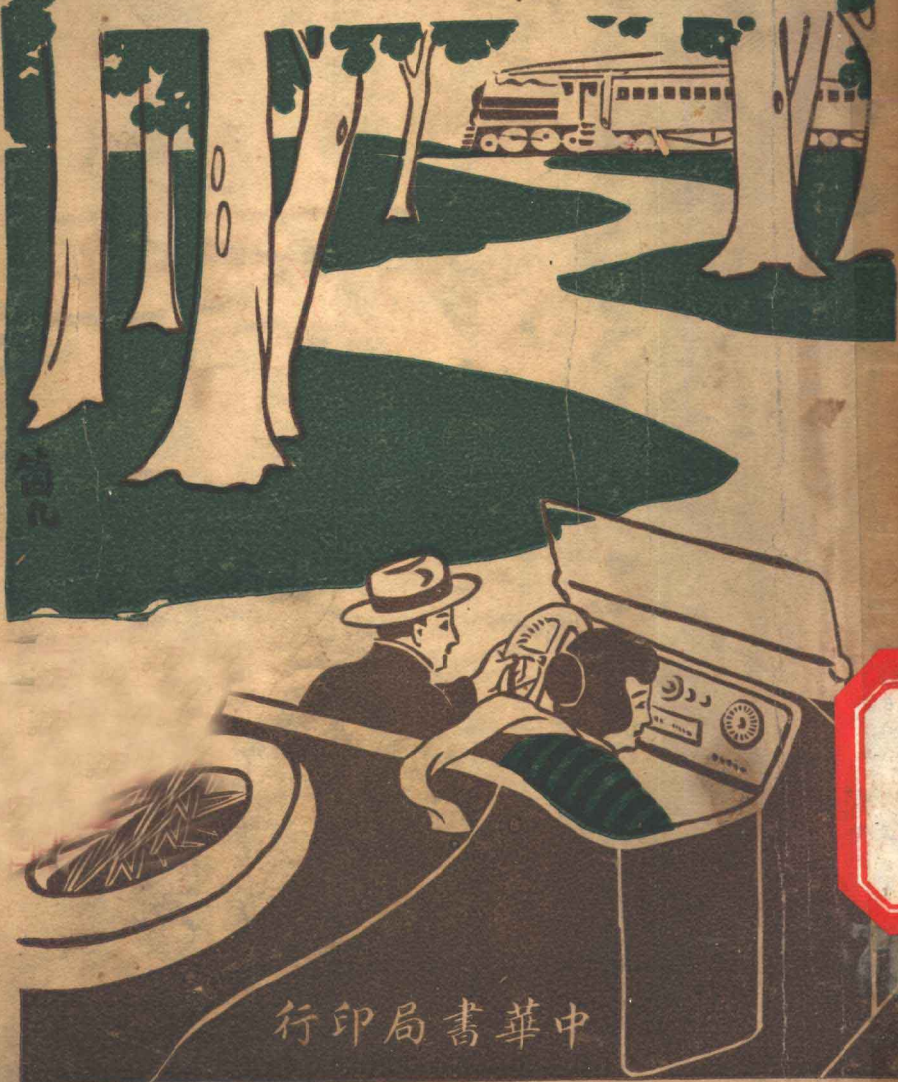


新遊記彙刊續編

第二冊



中華書局印行

新遊記彙編卷之八

河南

汴梁遊記

蔡陳漢俠

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七月十號。余適由基督教明德女校暑假歸寓。與家人團坐院中。正暢叙學校一季之近。接開封之快函。促余往遊。余心滋憚。蓋開封爲河南之省。家姊居於彼地。姊妹深情。無日不念。況離別以來。十載有餘。屢欲相聚。各因事阻。此番既承函招。火再通達。往還甚便。余遂決計前往。既可慰闊別之思。且可一擴眼界。商之。姑及外子亦蒙贊成。乃定翌日就道。

十一號六時。氣候清涼。晨起束裝。偕一僕。出城至江口。購津浦車票。登渡江船。過浦口。行不數武。上火車。見同學兩女職員。挈子女二人。已先在車中。見余至。卽讓坐。閒談。午後紅日斜映於車中。同學眩暈不能耐。閉目而

臥。兩子女哭呼。母余頗憐之。遂抱其最幼者。散步於車中。果不復哭。浦車照例九點五十分開行。是日因候上海郵件。致遲至十一時始開車。未行之先。余卽飭僕人歸寓。沿途細觀野外風景。殊使人心曠神怡。惟因懷抱同學幼女。哄其學語。故好景當前。究未能一一領略。及時已二句鐘。車行至明光站。經過一河。有一高橋。再行數十武。卽至臨淮關。見兩邊茅廬。皆爲水所淹。幾不見屋頂。該地黎民。俱立於屋上。一望汪洋。水勢甚大。聞當水大時。過其屋尙能沒膝。云因江蘇省自六月中旬起。朝夕驟雨不歇。致撞破圩隄。遭斯鉅災。誠可憫也。四時四十五分。至南宿州。忽見有以車載米者。每車以兩牛或三四牛駕之。約載米數十石。余在南中。從未見過。頗以爲奇。忽聞背後有人呼余名。回首視之。乃在金陵素識之廖夫人也。遂握手寒暄數語。七點四十分。抵徐州車站。站甚寬大。四面皆荒地。站旁有牲驢及四人大轎。以備客用。下車站後。有旅舍數處。余與同學道別。卽行

下車。隨至津隴旅館內稍憩。房多舊式。又無通光處。故頗黑暗。所幸招呼一切。尙稱周到。余隻身作客。祇挈一行行李。一小箱。雖無珍貴物件。夜深恐有意外事。故不敢臥。靜坐燈下。讀新約聖書。夜半忽雷雨交加。如遇胆怯者。將不知如何驚懼。余虔誠默禱。以之泰然。

十二號黎明。雷止而霽。余開門呼茶夥開門。洗盥後。遂食餛飩。其味不甚可口。食畢。辭棧主而出。行不數武。卽至隴江車站。此路於民國五年四月始行告成。余上車後。見二等車有房間。亦有專備女客房一所。余乃坐於女客房中。其初祇余一人。後因開車時刻未到。復有一女客挈一婢同來。余一觀其裝飾。卽知爲宦家女公子。詢之果然。蓋項城袁氏之同族。新嫁於南宿州。今日作歸寧也。六時半。車站開行。所過之地。彌望皆高峯叢樹。大有畫意。至第八站。爲歸德車站。停車二十分鐘。站不甚大。四面無甚房屋。惟有該地農人數十。提筐麤集車旁。販賣食物。聲甚喧鬧。所賣之物。不外水菓燒餅滷鷄

等。聞袁氏女公子言滷鷄之味頗美。余出百文。購滷鷄子少許。食之果然。其他各站。都未建築。暫設一小屋於路旁。爲購票之所。徐州至歸德。每站皆有張兵十數人。肩負長鎗。身穿軍衣。藍色紅邊。立候於車站前。檢查旅客行囊。余忽憶昨在徐州下車時。卽有兩軍人令開皮囊檢查。余出鎖匙啓之。軍人呼曰。將物放遠些。余隨口答云。遠些難於檢查。不如近些好。軍人又連言遠些好。這些好。言畢亦未細檢。卽高聲語余曰。去罷。余不知何故。至今思之。殆彼輩見余之裝飾。與北方不同。復恐余筐中攜有危險物。故蒙特別優待歟。過歸德站。復至一站。名小壩。見對岸洋房一幢。屋頂已去。牆亦傾倒。旁有茅舍數間。一農婦坐於破屋內痛哭。詢諸站旁人。知其屋昨夜爲大風吹倒。壓斃一人。余取銀錢少許。欲令車上茶夥。擲與農婦。不料車已開行矣。四時車至開封。余姊已備馬車相迎。登車入城。約三里。卽至姊寓。相見之下。不勝欣慰。姊有兩女一子。十年以來。都已長成。見余

漫不相識。笑問客從何處來。余笑曰。吾爾姨也。來自金陵。何謂客乎。於是衆皆環圍左右。歡呼阿姨之聲不絕。是晚余早眠。

十三號。天始明。余醒時。聞有乒乓之聲。如機關槍然。訝問余姊。得毋地方有不靖耶。何故忽來槍聲。姊及兒輩皆大笑曰。此非槍聲。乃本地婦人浣衣於湖邊。以木槌擊擣衣之砧。遙聞乃似槍聲耳。余起推窗一望。姊氏後門果臨大湖。湖水澄清。湖邊有十餘婦女。分爲三四排。旁置一籃。內貯污衣。各婦女均坐石上。雙趺纖小。入水數寸。亦不畏沾濕。一面用槌擊衣。一面談笑自若。有衣服多者。至夕陽西下時始歸。聞此等婦女。有遠自二三十里外來者。蓋浣衣以此湖爲最佳也。余急梳洗畢。挈甥女至湖邊遊覽。浣衣婦女見余均呼爲洋女。余與彼說明。始不驚異。

十四號。余偕姊及兒輩共八人。同遊龍亭。亭在姊寓之後。北行不數十武。卽見一廟宇。門前立一木碑。上寫

惟聖則天四字。直入乃一大殿。中塑一佛。兩邊塑四大金剛。形極偉大。由殿後再入。有石階極高。約五十餘級。分左右兩邊。中間石上。鐫刻雙龍。蜿蜒欲活。余等自石階緩步而上。至最高之處。復見一殿。殿中塑玉皇像。土人傳述玉帝所坐之石墩。卽宋藝祖之龍座云。亭久失修。遊客絕少。石墩以木板築一小屋圍之。黑暗如漆。凡欲觀者。先付銅元數枚。一道士持燭啟門導入。余進觀之。石上四面無字。惟見刻劃之龍跡。遂出立石檻上。四顧城廂內外。盡在目前。遙見一塔。塔頂童然。上有旂幟飄搖。惜不識爲何地。龍亭兩旁。有大湖二。一爲潘仁美之遺跡。一爲楊家將之遺跡。卽本地婦女浣衣之處也。十五號。天氣晴和。余至姊寓鄰右散步。隣右皆鄉人。見有造鹽者。在地掘無數之洞。或圓或方。其式不一。以石炭圍之。洞中貯湖水。隔數日。水變成紅色。再數日。色赤如肝。每日經太陽晒後。復取紅水煮之。盛於缸中。將所沉之白屑取出。鋪於地上。乾時卽成硝鹽。至如何而成。

精美之食鹽。惜未遇造鹽者。一詢其秘法。歸時途遇數人。各提竹筐。中貯黑泥。余奇之。隨於其後。見其人將筐放湖邊。復將黑泥傾於布上。兩人攜布入湖。隨洗隨歌。約一小時之久。將布擰乾。取至岸上。余視其泥。已變成黃色。據云將此布攜歸。鋪平於地。晒於日中數小時。即成草紙。故該處所用之包物紙。及他種之粗紙。皆黃色。其價甚廉。按斤論價。每斤僅銅元數枚耳。日已傍暮。聞鴨鵝數百。洄於湖面。分隊而行。儼如軍陣。甚為可觀。聞鵝蛋價頗昂。每枚須百文云。

十六號。飯後遊兩會祠。離姊寓亦不遠。行數武卽至。門前懸一牌。書中國圖書館。居中爲一大廳。廳中設兩牌位。乃曾文忠文襄之神主。由廳旁側門入。爲一花園。有男子二人在焉。遊玩者須向之售入覽券而後入。每券售銅元二枚。星期六專供女界遊覽。園內樓臺池館。風景絕佳。有雙鳳閣者。四面圍以玻璃窗。其外繞以石檻。玲瓏如畫。閣中陳列諸古玩。及法書名畫。惜雙門緊鎖。

余輩僅可從透明之窗際窺之。規模宏大。令人起敬。其旁有廂房。中貯動物標本。雖缺漏尙多。在汴梁已爲一省之冠矣。閣後有兩亭。皆八角式。一名疊波。一名光綠。以亭下卽潘仁美湖也。西側復有一廳。分三間。其中簾糊插架。皆貯古今書籍。與江南圖書館較。殊不相讓。所惜者。該地女學阻滯。女子識字極少。瀏覽於此幽雅之地。以研究學問者。恐不甚多觀耳。又有一廳。專備請客設讌之用。祠閣各處匾額及聯屏甚多。余忘攜筆紙。故難一一記錄。惟憶及大半爲壬辰年許振偉所題。亦有一二屏。則爲袁克文所新撰也。

十七號。余清晨卽率姊氏及兒輩。該地福音堂。堂在鼓樓街。晤浸禮會施夫人。係由美國至。開封已六七年矣。爲人極溫和。且熱心宗教。聆其所宣之福音。受感觸者甚多。午後一時。會畢始返。此日余等靜坐安息。無他事可述。傍晚作家書數函。夜間月色甚佳。碧天如水。繁星點點。若可摘取。與一家人閒坐庭院中。唱聖詩爲樂。

十八號飯後。姊氏欲遊觀音堂。是日爲陰歷六月十九日。乃觀音之生誕也。姊迷信佛教有年。故特往焚香禮拜。余亦隨往一觀。廟名救苦二字。離姊寓甚遠。開封遍地有響鈴橡皮車。其式較南京爲佳。獨惜路不多。婦女出遊者亦甚稀少。廟甚宏敞。廟門前方在演劇。以蘆席紮棚。兩旁爲包廂。中間爲戲台。觀戲者多農婦鄉人。該地婦女裝飾略如北方。裹腳極小。宦家女子最時式者衣服亦如南邊。唯梳髮不同。髻上插紅綠穗子兩串。垂於兩腮。長尺餘。似滿洲式。凡香客多爲之注目。姊屢欲購香燭。俱爲余阻。廟中佛像甚多。兩旁有十殿神像。極舊。不可辨認。百姓迷信已深。故不惜耗金而樂於爲此。亦一憾事也。

十九號天奇暖。姊之姑嬢來。與余初次會面。爲人極和藹。可親。午後偕遊龍亭。並招照相者攝影。途中忽見愚夫愚婦數十人。各持一小旗。沿路念經而過。其後有鑼鼓清音。列隊隨行。且有香案一棹。四人擡之。往土地廟

而進。余隨之往視。愚夫愚婦對土地像。頂禮膜拜。心極誠懇。問之。始知是等人或欲向土地求福。或求財。或求子。或求免災難。故媚神以邀福庇也。余候於門外。俟婦女出。卽與寒暄。詳述迷信之無益。彼等多有醒悟者。可見真理易於感動。惜苦口婆心。以爲晨鐘之喚者之人少耳。

二十號往觀城內新開馬路。分書店街、山貨街、估衣街、商店櫛比。分設兩旁。光怪陸離。人烟稠密。爲開封最熱鬧之地。余入商務印書館。欲購風景片。他省名勝俱全。獨本埠無之。悵悵而出。行至工藝廠售品所。參觀所織之布。堅韌平勻。花色不一。有較南通所製爲佳者。另有一種藍地白花。質料堅厚。可爲地毯之用。其價亦不昂。余遂購兩條。又聞繭綢最佳。亦購一疋。攜歸作旅遊之紀念品也。

二十一號紅日方中。往遊相國寺。亦在城中。聞有新到毛人一。遍身毛長寸餘。狀如猩猩。身之高度僅二尺餘。

能言語如常人。問其歲。答已四十餘矣。寺前乃一空場。香云。

二十二號早晨陰霾四佈。霎時雷電大作。狂風暴雨。頓時人身爲之一爽。二小時雨止天晴。余往觀汴地之商場。有二層樓。皆設商品。多洋貨。三層樓兩旁。皆照相館。陳列影片。另有小廳一椽。專售茶點。以備遊人不時之需。第一層乃貨物排攤之處。聚集其中。人聲喧譁。熱鬧擁擠。因在三伏之中。男子多袒裼而坐。蚊蠅紛飛。頗不可耐。誠非幽雅之地也。

二十三號是早天氣溫和。微有涼風。余遊興勃生。遂率一二人同乘馬車。遊禹皇山。出城約三里許。一帶沙土如烟。山色蒼翠。荒野寥落。四望無人。達其深林中。始復有一寺在焉。寺分三部。有花園。有圓亭。禹皇神位。供於正殿。古聖賢遺像。巍然猶存。其情其狀。令人欽敬不置。寺之前後。林木蓊鬱。興趣之佳。殆天然一片畫圖也。余流連其間。樂而不倦矣。至夕陽西下。盡興而返。順道至照相館。取龍亭攝影。見玻璃窗懸禹皇山寺影片。遂購

能言語如常人。問其歲。答已四十餘矣。寺前乃一空場。備有茶棹。爲遊客憩息之所。農人鄉民。麇集其地。喧塵激隘。極不衛生。由小路而進。望見一寺。高牆大門。內係一團形。有羅漢五百尊。形象不同。由其旁之小門。入一庭院。復見一殿。殿之中一大佛像。名千手千眼。觀世音。高丈餘。全身以金裝之。另有小盜人無數。貯於其旁之木架中。余僅視爲小孩之玩物。而彼等尊敬之。若神聖。不可侵犯。可見其愚之不可及也。復見人人對此觀音。頂禮膜拜。口中喃喃如祝頌。惜不能辨其作何語。殿之左側有空房一所。雙扉緊鎖。余聞其中有活佛一尊。斥爲妄。令啓門視之。果見一僧盤坐蓮花式盜缸上。雙目緊閉。遍體亦已裝金。並無腥臭氣味。安知其爲真肉身乎。廟人云。此僧在廟已數十年。今春得道而亡。實係肉身。僧有母爲丐。欲賴此爲生計。本地好佛者。亦樂爲募。捐後爲將軍所聞。以目下國勢艱難。民不聊生。復以此惑人心。恐釀成迷信之害。遂出告示禁止。不許遊人進。

之。

二十四號。又爲星期日。因施夫人約余赴授主日課。且午後二時。有婦女談道會。亦邀余略演數句。三時返寓。姊以北方麵餃餉余。作午餐。異鄉風味。亦復可口。食畢。正擬作家書。猝聞音樂之聲。徐徐而來。兒輩相招。到門前觀之。見前行四人。各提小紅宮燈。次則一方棹。亦四人肩擡之。棹上陳列乾點四碟。插鏡一方。花瓶各一對。後有紅火炭爐一架。兩人擡之。再尾隨清音數人。沿途鼓吹而來。詢之。始知開封遷居之風俗。無論貧富。均有此舉。且非移居主人自備。都是鄰友公送。將棹爐搬入新屋。復作音樂。並歌吉祥之曲。大放鞭炮。其聲震耳。觀者擁擠。俗名謂之鬧鍋底。殊不解其命意。是晚余作信畢。腦稍眩。遂早眠。

二十五號。清晨。余感謝某由鄭州挈全眷來訪。余相別十年。重逢一日。故人情重。欣慰無量。午後邀同遊公園。園在南城外。距車站甚近。廣數十丈。亭榭儼然。花草鮮

美。幽靜宜人。誠開封遊覽之冠。入門見鸚鵡數十。鳴於架。其言清脆。猿猴四五。跳躍於草地。幸有鐵鍊繫其頸。否則遊客均不敢近之。徘徊其地。花香鳥語。日暖風清。僧志友數人。品茗於涼閣。且談文研學。不覺神曠心怡。樂不思歸。入園須先購票。每票五十文。故無村夫農婦。雜亂其間。益覺美景清幽。難以具述。時已薄暮。遂送謝氏至車站。人力車夫。欲在小路繞近。我輩路徑不熟。故隨其意。不料行不數武。地徑崎嶇。大甥女車。傾覆於地。溝中幸溝淺無水。扶起相問。未曾受損。至車站時。尙早。復去訪檢查張某眷屬。係閩人。寒暄二三刻始出。遂謝某登車。而東路車先到。次甥女及大姪由京都來。遂欣然歡接。相與同歸。

二十六號至三十號。氣候雖爽。未曾出遊。與家人圍坐庭中。暢叙別後情懷。姊略以開封風俗相述。余爰濡筆誌之如左。

開封本爲省會。城週十五六里。南北狹而東西長。沙土

多地極瘠燥。造屋多以磚石爲之。因森木甚貴。屋均平屋。以泥覆之。內用蘆簾隔之。周圍以花紙爲邊。房門不用。多以竹籬懸於窗戶。蓋蠅蟲甚盛。終日紛飛。殊不及揮逐之。大門必加高檻。其檻高二尺許。檻上有兩鐵環。以備有客來可以提拔斯檻。卽示優迎來賓之禮也。六月中。有觀音誕。雷神誕。農婦愚夫。多迷信之。逢誕日。各廟寺必演戲。香客甚衆。觀戲無上等人。村中男婦咸集。插紅花於髻。穿藍色或紫色衣。雖貧寒之婦女。仍以凌波纖細爲美觀。七月中。行孟蘭會。紮紙人如牛頭馬面十殿閻王等於廟前。釋士僧人誦經三日。然後各持一像及旗亭等類。吹笙擊鼓遊於途。路爲之塞。民間喜早婚。極盼早得子。古風相傳。仍是女卑男尊。凡生女者。無絲毫舉動。唯得子必以鷄鴨卵送諸親戚朋友。蛋壳畫龜或便壺。以示添丁。戚友受此蛋。卽往賀之。每賀客必以五色湖塗新兒父面。隨後邀之遊街巷。示四方。謂有子爲榮也。

又婚娶規模。與南方亦大同小異。迎娶之期。有四轎。新人所坐。轎頂有一小亭。亭中用麒麟送子。乃示早生子之兆。新郎坐轎。身披紅綵。先到女家迎接。隨南小輿。係媒婦。衣襟上插紅花一朵。沿路有旗幟音樂。其內容極繁瑣細碎。難以盡知。喪事如富者出殯。其儀節亦極繁碎。柩罩以龍首龍尾三十二人以木棍肩之。河南銀幣。各種皆用。自今春中交兩銀行發生風潮。南邊各省交通票不能用。獨河南及北方仍照常通用。每票一元。兌錢則一吊二百文不等。月之一號。有吾姪由京都特來汴視余。值余小生辰。旅客遠方。姊專備佳肴兩席。合家暢叙天倫之樂。誠旅行中不可多得之樂也。夜間招二官人唱於庭。繼又奏留聲機。至夜半始盡歡而散。二號。余清晨梳沐畢。同大甥女偕出謝步。因昨日有姊之親戚數家。俱來爲余祝壽。傍晚歸寓。卽覺身上作痛。且有微熱。因連日遍遊名勝。夜間又遲眠受寒。遂致病。

矣。

三四號病臥兩日。無可談。

五號病愈。晨起略進薄粥。作家報畢。即休息。

六號至教堂禮拜。爲吾大甥女報名。入彼校專習英文。

七號午後偕姊伉儷同出車站。往鄭州。余等抵站時。西

路車未到。而北車已至。中有三五營殘兵。滿坐車中。該

兵欲車不停。直達徐州車站。站長告以須俟西路車到。

始能開。不料彼兵難以理喻。不以車長之言爲是。幾起

衝突。人聲如雷。爲之一驚。未幾車到。始息爭而往。余等

亦上車矣。車抵鄭時已晚。有余戚謝某。即上次同遊公

園者。曾在汴洛鐵路任事。已在站前相候久矣。彼即代

呼人力車。招呼吾等往彼寓小住。其夫人爲人溫柔可

親。已預備一清潔房間。款待頗週到。吾乃又學得一待

客之良法矣。

八號晨起。與謝夫人及姊同遊郊外。見一帶皆叢樹。綠

九號午間。與謝家諸人及姊謁禮拜堂。晤唐夫人及賴女士。皆新從美洲來鄭州。爲傳道及辦女學者。鄭地名勝雖多。余病體新愈。不敢多勞。故僅至禮拜堂。略訪彼地教會之發達如何。

十號午時。姊伉儷皆急急欲回開封。遂與吾別。有依依之情。不忍相離。因相隔長途。相見不易。此別復相聚。不識何時。故各爲淚濕也。謝夫人見余悲感。百般勸慰。晚間邀余觀戲。余遂與之偕往。戲園雖大。而所演之劇。皆鄙俗不甚雅觀。余未終幕。即先歸。

十一號。偕謝夫人往遊商場。距車站不數武。該場初落成。式如上海樓外樓。亦有屋頂花園。園中八面設小亭。屋備爲商家陳列貨物。或賣買者。或測字。算命者。雖名爲園。花草全無。殊爲可惜。二層樓亦有洋貨店茶室。以備遊人解渴之所。有一鄉女。手搖鐵板。高唱道情於茶室。以招遊人。惟遊人並不見多。蓋該地婦女。多不出遊。閑時輒聚三五閨友于家庭。作葉子戲。故此等遊戲場。

中蹤跡甚疏也。

十二號清晨與謝夫人伉儷三人同乘津漢車往遊黃河。車行榮澤南陽末後至南岸。車停。余等下車。有謝君之友林某迎接。赴其寓午餐。餐畢啓其後門。行數武。即見黃河橋。鐵欄杆有一百另三根。每根相隔約二十餘步。兩岸長七里半。橋高九十四法尺。（每法尺約華尺三尺三寸）水至高八十六法尺。此橋成立於光緒三十一年。余五人徐步行於橋上。行至橋中。但見水天相接。四面無涯。一片黃濤白浪。奔騰飛舞。間有小汽輪搖蕩河心。朝辭爺孃去。暮宿黑水邊。不聞爺孃喚女聲。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。誦木蘭詩。正在感想。忽見汽車緩行而來。余等急避於鐵欄杆邊。車過鐵橋。耳聞噹噹之聲。如擊磬。兩岸皆高原如山。有貧民造屋於河邊。紙閣蘆簾。亦頗閒適。復往觀虞妃廟。係一泥塑之像。殿前懸一匾曰西楚虞姬廟。中立於高崗之上。遙對黃河。格外分明。令人百憂皆忘。樂而不倦也。是午乘車歸鄭。爲時

已晚。余亦勞疲矣。

十三號應唐夫人之請。復至禮拜堂瞻謁。下午在洋房中茶點。又作家庭禮拜。薄暮歸來。見路邊有鐘聲。念經聲。余前往觀之。乃鄉人爲孟蘭會也。觀者甚多。途爲之塞。場中有僧道各數十。穿紅袍。披袈裟。念經之聲。喃喃不可辨。一句。壁上懸無數神鬼之圖畫。燃香燭於場上。又以鐵刀十數。紮成如階級。而至高座。殊難解釋其用意之所在。是夜月色殊皎。與謝夫人等暢叙庭中。倦極始告臥也。

十四號又復乘車遊洛陽。爲河南汴洛鐵路西段。在鞏縣黑石崗之間。見第七十四號牌。載明路用洛橋一座。前因橋基未固。於西歷一千九百零九年。被河衝倒。是河爲黃河支流。經洋員議重新改造。又用壓氣法以實之。始復舊觀。落成於宣統二年。爲中國鐵路橋工中之創舉。從茲照常通車。河無黃河之實。橋僅三百十三法尺長。至高二十九法尺。共五六鐵欄杆。橋上鐵軌如黃

河橋四面皆是荒地。間有高樹數株而已。瀏覽數小時。乘原車而歸。途過龍門。因時不早。未及往遊。僅購一圖以歸。觀圖中佛像。可想見其工程之雄厚也。

十五號得家書。促速歸寧。蓋開課在邇。欲預商諸事。余遂決意當夜行。謝夫人優待甚殷。即晚又設佳饌美酒。爲余送行。惜余不能飲辭之。食畢。同坐於庭中。明月當頭。天清氣爽。離歌又唱。黯然魂消。從此分袂。不知再晤何時。人生聚散。實難預期。大眾均默默無語。坐待至夜半二時。京漢車到鄭。遂行至車站上車。與各人道別。車即放氣笛。嗚嗚往東而駛。余入臥車而眠。至次早。聞鈴聲。不知何故。詢侍者。始知爲招人起早餐。凡乘頭二等車座者。皆有女座。如一小房間。余一人在內。頗清靜。茶房服役亦殷勤。余或觀書。或立於車窗。細眺兩旁。皆是高山大樹。田莊益多。有農人耕種。唱鄉下歌曲。亦有踏水車之聲。遙聞頗娛人耳。鼓車抵漢口時。已次日下午兩句餘鐘。有旅店中人來迎。余下車同至一旅館。稍事

盥櫛。即出探今夜之江輪。遂購太古鄱陽輪票一紙。又至電報局打電寄寧。素聞漢口之繁盛。猶如上海。旋入街市游覽一周。始信人言之不謬也。晚餐畢。即登輪。舟夜九時。余始眠。聞舟啓行矣。

十七十八兩日。余在船上。天時極熱。且無女伴。唯獨坐閱書而已。正覺岑寂之際。船抵九江。忽見馮女士登舟。相握手道寒暄。女士亦教會中人。此番赴滬求學也。余兩人遂徐步徘徊於船面。遙望列島。蜿蜒起伏。荒田寥落。絕少人耕。九江地近廬山。望廬九面。歷歷在目。高峯插雲。景象千萬。林木深翠。天然入畫。非急欲返寧。必且一游。流連忘返矣。舟行過蕪湖後。如入甬道間。兩岸山峯壁立。奇險萬狀。不能插畫。微風徐來。僅聞江水潺潺聲。亦頗有趣。余與馮女士相對失笑。蓋舟之前路。迷濛莫辨。峻山疊嶺。一若途爲之阻。必既達盡端。始得於曲折之中。復見別有水道。古人詩云。山窮水盡疑無路。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此時真身歷其境矣。舟行四五小時。已

抵江寧下關。家人已飭僕人早在岸邊迎接。遂雇馬車歸。見姑嫜諸嫂咸無恙。不勝欣慰。此次一人遠客登舟。見波濤之澎湃。登山見峯嶺之奇秀。不禁有飄然離世之想。險阻雖多。識見日廣。至今思之。猶有餘樂。爰濡毫以誌之。較之觀地理書者。似覺有味。惟詞句不文。讀者幸鑒其真率也。

豫遊小識

張相文

河南地處中樞。從古爲文化淵藪。惟自金元以後。迭遭兵燹。衰敝特甚。今則鐵軌四通。縱橫相交。一日之中。北自彰德。可以南達信陽。東自開封。可以西達洛陽。交通頗爲便利。迨開海西潼之幹路告成。則綰轂數省。中原之氣象。必將煥然一新。

黃河自孟津而下。已漸出峽。然南岸仍多山阜也。至滎澤縣北。則山勢已盡。兩岸皆平夷。河流崩潰。隨處可虞。故京漢幹路。不能於開封過河。而必於滎澤。鐵橋橫渡。南端即接近山麓。鑿穴通過。長可里餘。由是而南。西爲

階段。東屬平原。古所謂濟溢爲滎者也。自漢以後。已涸爲平陸。即今縣名所由始矣。

鄭州北距河岸凡五十三里。城周九里。內多居戶。惟西門內多商店。新開市場。則在城外之西南隅。近車站之側。廛區規畫。頗爲整齊。新商皆漢口天津人。若河南細民。則類多緩惰。不適於商業之競爭也。聞鄭州產米最佳。爲中州冠。歲運省城。爲出產之大宗云。

由鄭州而西北。地皆平坦。中經小站。曰鐵爐。不知其所自名也。京索二水。皆涓涓細流。寬不盈丈。西望羣山。隱隱在指顧間。蒯通所謂楚人起彭城。轉鬪至滎陽。兵困於京索間。迫西山而不敢進者。謂此也。然滎陽古城。在今滎澤縣境。去今城約二十餘里。蓋古今遷置不常矣。縣境多產甘蔗。惟糖分不多。與吳中之蘆粟相類。果品中梨柿最繁。村落之間。彌望成林。

汜水縣即古成臯。城踞汜水槽中。依山臨水。曲折灣環。隨地勢以爲高下。西南北三方。傾圯殆盡。僅存遺址。惟

東面高阜上。則錯落斷續。有如屏壁者。有如坊表者。雉堞門樓。參差隱現。尚可辨其爲城垣而已。城以內地皆斥鹵。白氣燦然。有如嚴霜積雪。頽墻古廟。極目淒涼。零星舖戶。則在東關以外。而縣馬車店。凡四五家。頗宏大。其門可容數車。蓋鐵路未通以前。固東西往來一大頓宿處也。今則荒蕪破穢。不堪佇足矣。大西門內。有太和山。挺然突起。高可數十丈。卽漢之成臯台也。上建眞武廟。周以繚垣。便於遠眺。居人名曰玄武頂。

出西門里許。卽故關所在。關有三。南曰旋門。中曰成臯。北曰虎牢。皆西出之孔道也。虎牢關門已圯。惟中壁翼然孤立。其北爲三義廟。屋數楹。鐘簷不具。有道士守之。關門西北爲九曲山。隧道深曲。盤旋而上。約二里餘。乃及其巔。然自下窺之。則懸崖峭壁。迎面而起。一若無路可通者。及登高四望。則平原廣闊。浩浩無垠。向之所謂隧道者。皆地面上之深溝也。山上皆輓土。無片石。原田每每。耕作無異平疇。其西有土阜特起。狀類覆舟。土人

曰。此呂布將台也。又北爲呂布城。已堙沒無可觀。特以田埂之逶迤不絕者當之。城北數武。卽下臨黃河。岸削而土鬆。時時有坍下者。其東爲汜口。古曰玉門。史記漢王獨與滕公出玉門。渡河走修武是也。今仍爲南北津渡處。柳製之扁舟。皆聚於此。

虎牢關自春秋以來。卽爲戰爭要塞。歷漢唐宋明數千年間。每值中原有事。其塗肝腦。壓膏血於此咫尺之地者。不知凡千萬人矣。眞人世之一大修羅場哉。然考其形勢之成因。特水蝕之一深谷耳。汜水出縣南四十里之方山。屈曲北行。環縣南門。折而西。循城而北入河。土人名曰烏沙河。寬僅數丈。水落時。濱涯皆腴田。村落園圃相望也。然兩岸皆輓土。質疎而易剝。以故雨水冲刷。愈剝愈深。遂成爲長谷。而橫幅相距亦闊至數里。故自遠處望之。其四周山嶺。皆若壞屋若圓囷。而峰巒尖削者。無有也。近視之。則峭壁懸崖。純由黃土折疊而成。下層乃漸積以赭土。而谷西涯之關道。特猶螻人之蜂窩。

此以見水蝕作用之鉅。而亦地質之構成。有以使之然也。

車站在城之東南。踞汜水兩岸。鐵軌即沿汜水之谷。架橋而過。至城之西南。復入山。澗阜重疊。皆洞穴以通之。車行其中。闇黑如深夜。洞之長者。歷四五分時始盡。由汜而西。過洞凡八。始達鞏縣。鞏踞洛之南岸。亦在河槽中。雉堞盡圯。四門以內。積水汪洋。宛成深池。而城垣遺址。若爲池周之外緣者。蓋以洛至下游。已與河水相混。水漲時挾沙而來。始猶恃城以爲捍禦也。至水落時。而城外之泥沙。因以愈填愈高。城以內爲沙水所不及。乃凹下如釜底。及其究也。城圯水入。而縣遂爲沼矣。三五人家。浮於水面。頗饒魚藻之利云。

鞏縣之西。復過山洞三處。乃渡洛水。寬約里許。中多含沙。然色較黃。河爲清。冬春時可行小舟。至夏秋水發。勢頗洶湧。多壞民舍。而鐵路橋梁。亦時被冲毀焉。洛水北岸。卽黑石關。李密與王世充相持。嘗鏖戰於此。亦從古

襟要地也。現立有車站。西距偃師凡二十里。遙望洛南山色含青。石筍外露。而洛北諸山。仍由黃土構成。坡陀間屋宇鱗鱗。密若蜂房。有村名孫家灣者。居民尤繁。比屋雲連。延長至五六里。村前則區爲果園麥畦。各堰溪水以灌之。民力亦稍勤矣。又西過偃師。入洛陽縣境。白馬寺近在道旁。殿宇宏闊。像設莊嚴。東西兩廂。皆僧人之居也。寺創於漢明帝時。爲佛教東行之嚆矢。蓋中國開山第一古剎也。本在洛陽城西。今則沿寺以東。盡墮爲隴畝。欲求漢魏遺蹟。并敗瓦頽垣。亦難尋其髣髴。而此寺於兵火歷劫之後。獨巍然至今而猶存。真古蹟中之最當保存者矣。

洛陽者。周公所營之洛邑也。當卜築之初。已分建爲二。周書曰。我卜澗水東。瀍水西。爲洛食。我又卜瀍水東。亦惟洛食。所謂瀍水者。卽白馬寺以東之地。西距今治凡十八里。當時謂之下都。遷殷頑民居之。秦因周城。並大其宮闕。自是而後。凡東漢魏晉及拓跋隋初。所謂洛都。

者皆此地也。灇澗之間。卽今府治所在。周時則謂之王城。謂之成周。又曰河南。自武王定鼎於郊。鄴平王東遷以後。皆居之。隋大業元年。改營東京。前值伊闕之口。後依邙山之塞。東出灇水之東。西踰澗水之西。洛水貫乎其中。周凡五十二里。蓋幾幾乎合周之王城下都而爲一矣。歷唐宋以迄現時。皆相沿未改。然城郭非故。人民全非。較之隋唐之世。殆不知其縮小若干倍矣。城北倚邙山。相去里許。南面洛水。斜對伊闕。澗水由西北流入洛。距城約七里。灇水則由東門外南行入洛。考其碑文。亦云城於明末爲流寇所燬。清初所修。僅東南一隅。其周不及九里。全城街道皆污泥。作黝黯色。東南兩門內。鋪戶尙多。若西若北。則古廟矮屋。錯落於荒畦老圃之間。極西北隅。有斷城遺址。高可五丈許。長十餘丈。中闢三門。類禁垣前闕。居人名曰九佛洞。明伊藩之故宮也。其北爲觀音寺。又北爲法藏寺。皆伊藩所建。然殿宇傾頹。金身剝落矣。寺僧謂予。隋唐故宮。亦在此間。九佛洞

北街道中之豐碑。相傳卽武后所立也。其碑文漫滅。遍視不可辨。唯辰初迎日讀之。乃點畫分明。類新鐫者云。考洛都之古城。就澗灇之流路。固可以辨之。然二水之變遷。古今亦大不同。左傳云。穀洛鬪。毀王宮。澗水會穀。同入于洛。是周時澗水入洛之處。必逼近王宮。而與今之流路相合矣。而水經注。則謂澗灇同會穀水。與千金渠合。東過偃師。乃入於洛。蓋自後漢時。王梁引穀以溉京師。張純堰洛以通漕渠。歷魏晉拓跋以至趙宋。皆增修之不廢。故其利賴之溥。直與關中鄭白二渠相等。而花木園亭之勝。當宋人都汴時。猶爲騷人墨客所艷稱也。自是以後。堰塌旣毀。澗灇循其自然之道。殆無復因以爲利者。而曩年繁華錦繡之洛都。亦遂化爲垢污蕭索之場矣。灇水今成細流。寬僅二丈。車馬往來。其深不能沒脛。澗水則夏秋暴漲。每至于壞民廬舍。水一也不能爲利。必至爲害。固有如是者。

北邙亦純屬土質。不見片石。然色多帶赭。類虎牢關一

帶土質之下層。山勢由西而來。平遠迤邐。略無起伏。突兀之狀。土質堅硬。土人多就懸崖豁谷之間。鑿爲洞屋。穴而居之。比戶相連。望之如列珪。殆古陶復陶穴之風也。余於榮澤車站。已望見之。而鞏洛汜水之山間。穴居之民尤夥。因悟左傳所謂鞏門圭竇者。殆卽指此。而秦漢隋唐之都關洛者。往往置倉窟粟。爲江淮漕運之中繼所。亦因土質堅燥。雖陳陳相因。不虞其糜爛也。而古帝王將相陵墓。亦多在其上。惟彌望荒原。封樹渺然。晉宣帝高原陵。距洛城尤近。孤墳危立。周五畝。高可十丈。後人皆呼爲司馬墳。牧豎踐踏。濯濯然幾無寸草。而翁仲華表。亦不知何年何月。隨銅駝荆棘以俱渺矣。灋水西岸。近城之東北角。有土阜湧起。四周皆以礮石甃之。高可八九丈。登之可見數十里外。上建祠二。後殿已頽。前殿供娘娘雨師神位。問之僧人曰。此爲九龍台。不知何時所築也。或古人祭天禱雨之所歟。四賢祠。在西關外。祀宋二程邵范諸子。其西爲周公廟。

廟頗壯麗。大殿中祀周公。東龕列金人像。西龕置欹器。後殿塑周公輔成王并四輔諸像。像作成王中立。周公立於東偏。手撫成王之肩。恐與負扆而朝之儀不合也。出洛城南關。卽渡洛水。兩涯相距。寬可三里。中多淺灘。流分數道。沙礫雖多。而水色較清。上架草橋。以通行人。天津橋則在其西畔。全身盡圯。唯存一孔。築工極堅。灰石相膠。有久浸水中。至今尚未鬆脫者。渡洛而南。地皆粘土。甚豐腴。每隔三五里。必有一村落。四圍皆環以土壘。蓋所以避兵也。而閭里荒阡之際。碑坊林立。雖一衿一藝。莫不立石以表異之。由洛城而南。至龍門山。凡三十里。中經小河一道。清流瀼瀼。出於野田中。由西向東而去。殆古太陽渠之殘流歟。蓋分洛水以溉田者。考之舊籍。本有三渠。今則涓涓僅存。等于行潦矣。其南大道之旁。關林在焉。蓋關侯葬首處也。侯畢命荆南。吳人歸其首於魏。曹公以隆禮葬之。于此。紅牆中殿宇崇宏。松楸鬱鬱。過於帝王之陵寢。